

李寿和^①（口述） 张艾梅^②（整理）

三访荆江分洪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

编者按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在2022年荆江分洪工程建成70周年之际，公安县政协组织荆江分洪工程70周年纪念专辑撰稿。荆江分洪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是荆江分洪工程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为做好这篇文章，笔者隔空采访了旅居深圳的公安籍国家一级作家李寿和先生。本文详细叙述了李寿和先生三次采访唐将军的过程，以及在唐将军的支持与期待下，完成《荆江分洪大特写》这部著作的佳话。

大约是1977年，我应约为湖北人民出版社采写一篇有关治水的报告文学，有幸接触到荆江分洪工程史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30万劳动大军、75天时间，一举建成万里长江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举国举世为之惊叹！而这个伟大工程的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将军，及一大批英雄模范，更令人肃然起敬。于是我萌发了反映荆江分洪工程的创作冲动，形成长篇小说《荆江潮》的构想。

缘起长篇小说《荆江潮》

《荆江潮》命名是受鲁迅先生时代一个《浙江潮》刊物名的启发，构

①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

② 作者系荆州市公安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思为：一对双胞胎姐妹在1949年前的荆江大水中失散，十多年后姐妹俩分别从湖南湖北两地奔赴荆江分洪建设工地，几经周折竟在滚滚人潮中相逢相认。最终姐妹俩双双作为荆江分洪劳模国庆观礼团团团员，进京见到了毛主席，并在怀仁堂国宴上代表荆江分洪工程建设者向毛主席敬酒。姐妹俩原型是秭归县的工人劳模谭文翠和松滋县的农民劳模辛志英。在1977年的湖北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荆江潮》被列入全省重点创作和出版规划。省委宣传部向全省发了文件，我的创作采访活动得到了相关地市县的积极支持，所到之处，畅行无阻。

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出版局编辑部对《荆江潮》非常感兴趣，编辑部文艺组还专门就创作提纲与我进行了几次座谈。我还几次入住出版局招待室，在编辑部资料室阅读了大量荆江分洪出版物，对荆江分洪有了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实地考察和人物采访做好了准备。

因此前我写过一篇反映公安县治水工程《五湖十八站》的文章，得到了既重视水利又重视文化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明春同志的好评。一些曾经带队参加过荆江分洪的领导干部，更是对我的《荆江潮》给予了热情支持，并指示财政部门拨付了一笔外出采访经费。于是我得以追随当年建设者们的足迹，展开了一系列考察和采访活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三次进京采访原荆江分洪总指挥、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将军。

第一次进京采访

1977年7月，我怀揣着公安县委办公室主任万作权同志以县委名义写给唐天际将军的问候信，及省革委会出版局编辑部写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介绍信，与一位戏剧作者同行，开始了对唐老的第一次进京采访。

这时唐老已离休，居住在京郊西山总后干休所。我们先去总后联系，当知道是唐部长的客人，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而当我们到达西山后，干休所更是不让我们去外面住旅馆，而是临时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招待室，并安排了一位孙干事全程陪同。

7月的西山景色迷人，树木葱茏、流水潺潺。特别是漫山遍野的红枫林，已开始显露出淡淡的红晕。而青松翠柏之中，有一幢古朴典雅的二

层小楼，孙干事告诉我们这就是唐老的居所。

第一次孙干事陪同我们走进这栋小楼时，唐老和夫人早已迎候在客厅了。第一次见唐老，我难掩内心的激动。这位前荆江分洪总指挥，见到来自荆江分洪区的访问者，显得很兴奋。

老人已过古稀，白眉银发，精神矍铄。一进入荆江分洪这个主题，老人就话语滔滔，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仍然谈兴不减。

第一天老人谈的主题是：受命奔赴荆江的过程。

1952年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电召正在桂北剿匪前线的21兵团政委唐天际飞抵武汉，任命他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并当面传达毛主席的三条指示：一是荆江分洪要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全国支援；二是荆江分洪关系到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两湖要全力以赴；三是要赶在汛期前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

务。唐老受命后立即回返桂林，召开了兵团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会议宣布了进军荆江的命令，并要求在三日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三天后全兵团两个军、四个师，分别从桂林、柳州登上专列北上。战士们以为是要入朝作战，都兴奋不已。可是列车分别抵达岳阳、武昌站后，又连夜登上长江边的登陆艇，逆江北上。结果船队一路开到了荆江南岸的太平口，这就是荆江分洪进洪闸（北闸）工地。一路开到藕池口，然后登岸行军40里到达黄山头，这就是荆江分洪节制闸（南闸）工地。部队按师团为单位就地在旷野上召开誓师大会，战士们这才知道到了一个不用拿枪的战场。

在21兵团大部队专列抵达岳阳、武昌前，唐老亲率兵团部专列先期抵达长沙。他命令兵团家属暂留长沙，司令部、政治部跟进，自己则带着一部电台和几名参谋又星夜先行了。在长沙登上一只小火轮，横穿洞庭湖。在津市又换乘一只帆船，进入虎渡河。当第二天凌晨抵达虎渡河边的黄山头时，他立即用电台与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及已兼任荆江分洪总政委的湖北省主席李先念联系，报告他已按时到达荆江分洪前线。

唐老思维清晰，记忆翔实，谈吐优雅，回忆25年前的事如谈昨天的事。而从他眉宇间又依稀可见当年挥师10万官兵，统帅30万劳动大军的气魄和风采。而在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唐老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

双腿并拢、两手搭在双膝上。除了讲到兴奋处，才偶尔抬一下手，或点一下头，一派儒将的风纪和风范。

唐老的讲述使我听得入迷，可是又怕老人讲得太累，只得打断了他的话头，约好明天再谈。

这次进京采访一共正式听唐老谈了三个上午和一个下午。采访即将结束的7月14日下午，唐老通知要见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走进唐老的客厅。这天老人显得格外轻松愉快，在客厅摆上了文房四宝，原来是要送我们墨宝呀！这天唐老手书的是毛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书体书风也很像毛体。老人精神抖擞，一气呵成连写了两幅。稍事休息后问了我们县委书记的名字，又一气呵成书写了第三幅。多年后我才知道：唐老不仅是有名的儒将，还是一位有名的将军书法家。我保存至今的这幅《重上井冈山》，已是价值连城的真迹了。

这天唐老还拿出一个珍贵的相片纪念盒，里面是当年纪念荆江分洪建设全过程的照片，有好几十张。他说，这本相册应该对我创作《荆江潮》有用处，先拿回去用，完了再还回来。

7月15日上午，唐老还特意带上三个孙辈、保姆、孙干事，用他的吉普车带着我们去游览了西山卧佛寺。只因在采访中我流露过希望能与他合几张影，带回去展示给公安县的干部群众。唐老心细，一直记着这件事，安排了离别前的这次游览。在卧佛寺的苍松翠柏间，我们终于如愿留下了好几张与这位名将的珍贵合影。

第一次进京采访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额外收获——请唐老讲述了他丰富又传奇的革命生涯，如同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党史课。他历经黄埔军



唐天际将军（右四）与李寿和先生（右一）游西山合影

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湖南和平解放、桂北剿匪，直至荆江分洪……几乎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党史。不过这里不能展开介绍唐老的革命生涯，只介绍一首至今还在唐老家乡安仁县流传着的革命歌谣《十字歌》：“十字连起笔连笔，湖南出了个唐天际，发动农民打土豪，跟着朱德上江西。”

这堂活生生的党史课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被抽调党史办执笔撰写《公安县革命简史》时，就有全局在胸，得心应手之感。进而还参加了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发表过记叙公安县早期县委书记的《戴补天传》。更重要的是唐老的党史课，加深了我这位后来人对党和新中国的信念。

第二次进京采访

时隔一年半后的1978年12月，我第二次进京在西山采访了唐天际将军。一则为了那一盒珍贵照片完璧归赵，二则对唐老进行补充采访，同时开始采访荆江分洪的首倡者和副总指挥、被毛主席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同志。第一次采访唐老时我就汇报过下次准备采访林老，唐老高兴地告诉我他们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常见面的，他负责给林老说说。

因为这次要在市区采访林老，还要采访也在市区的原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参谋长蓝乔将军，我只好在市区下榻，去采访唐老时就得往返于市区与西山之间。北京隆冬的严寒，对于我这个怕冷的江南人来说是一种考验。那时的北京公交车没有暖气，坐一趟市区至西山的长途公交要两个小时，往往冻得浑身哆嗦不止，腿脚麻木冰凉。但一踏进唐老那栋小楼，身心马上就热乎乎的了。

因为熟悉了，这次采访唐老就在他的书房进行。他十分惦记荆江分洪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关心荆江分洪后续工程建设。当我们谈到1954年荆江开闸分洪时，唐老告诉我：他当时是中央军委防空部队政委，曾在分洪区被洪流灌满后的一天下午，乘坐专机考察了洪波中的分洪区。他的专机在北闸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沿荆江飞到南闸上空盘旋，又沿虎渡河飞回北闸。就这样反复绕分洪区做低空飞行，久久不愿返航。舷窗

边的唐老此时此刻心潮澎湃、喜忧参半。喜的是，他指挥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首次运用即告成功！荆江大堤、北闸、南闸安然无恙！江汉平原、大武汉安然无恙！忧的是，分洪区一片黄汤，一个个安全区就像漂浮在黄汤中的救生圈。分洪区人民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

唐老也十分关心我的《荆江潮》进展，希望能早日见到小说成书。他告诉我，前不久日本来了一个中日文化交流代表团，带来一本折叠式日本出版的荆江分洪画册，并拜访了他。唐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外尚且还在出版荆江分洪的书，我们更应该写。当我提出要看看这本日本画册时，唐老说他已上交给了全国人大廖承志副委员长了。

从第一次进京采访唐老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又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两湖之间，先后采访了松滋民工辛志英、松滋县长饶民太、秭归工人谭文翠、长江委工程师王咸成、李怡生，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等当年荆江分洪风云人物。我汇报给唐老时，唐老听得饶有兴趣，欣喜异常，并一个一个详细地打听起这些人物的近况来。我跟老人开玩笑说，我是来采访总指挥长的，现在变成了总指挥长采访我了。唐老哈哈大笑地说，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在有生之年再相聚一次，那就好了。几年后，当我再次采访辛志英时，她告诉我，在全国两会期间，唐老专门邀请她去西山见了面，还请她吃了饭。

第三次重上西山

正值《荆江潮》大量的采访活动基本结束，即将进入写作阶段时，因受公安县一场政界风波的影响而中断了，我由此一度转入三袁研究和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但荆江分洪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我担任公安县文化局副局长时，提议设立了县博物馆，进而提出以建荆江分洪纪念馆、三袁纪念馆而解决博物馆馆址，并设想了一个“三馆合一”的方案。荆州地区文化局副局长谢声华同志对这个设想非常感兴趣，一心想促成此事。他主动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国家文物局有一位领导在荆州任过职，这位领导恰好有位下属调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秘书。这个信息真是太好了！这正好可请李先念同志题写“荆江分洪工程纪念馆”

馆名。

于是1990年8月，我带上公安县博物馆黄馆长，还有县党史办高主任，一行三人专程上了趟北京。因为有了谢局长的引荐，我们顺利见到了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向他汇报了荆江分洪纪念馆的设想，表达了请李先念同志题写馆名的心愿。隔天秘书同志就返回了佳音：当年的荆江分洪总政委一听说是为荆江分洪题字，欣然应允。我们回公安不久，果然很快便收到了李先念同志“荆江分洪工程纪念馆李先念”的亲笔题字。

这次在京因为顺利，我高兴地带两位同行者一起去看望了林一山同志，并向林老汇报了荆江分洪纪念馆的设想和李先念同志已答应题写馆名的消息。可惜这时唐老已不在了，但我决定还是要再上一趟西山，去看一看唐老的旧居。两位同行者当然又欣然随我同往。

这是第三次上西山，唐老那栋二层小楼还在，但院门却是半掩半开着，院门内外初秋的落叶铺了一地，小楼四周也是杂草丛生，显然这里已长久没住人了。走进小楼，也没见一个人影，真是人去楼空！我突然悲从心来，心里大喊起来：唐老，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啊？要不是有两位同伴在身边，这天我说不定会在西山大哭一场。

这天我曾默立在唐老的小楼前，想起了他手书给我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想起了那“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催人奋发的名句，心里说：我向西山起誓，向苍天起誓，向唐老的在天之灵起誓，我要发扬“重上井冈山”精神，重启长篇小说《荆江潮》的创作。荆江分洪纪念馆落成之日，也就是《荆江潮》面世之时！

从《荆江潮》到《荆江分洪大特写》

重上西山归来后我终于正式开始了《荆江潮》写作。正好这时我第一部研究三袁的著作《三袁传》已在北京出版，可以暂停一段三袁研究，集中精力转入荆江分洪创作。不过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临到开笔之时我竟做出了一个重大改变——将小说体裁改为报告文学体裁，这就是《荆江分洪大特写》的由来。

这是因为我在梳理采访过的众多人物和事迹时，还没写出来自己就先

被感动了，这正说明真实的生活往往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又想起那年因《荆江潮》小说选题参加湖北省文艺创作座谈会时，在洪山礼堂聆听过报告文学大作家徐迟畅谈《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过程，对报告文学的魅力和这位报告文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改小说创作为报告文学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巧的是正当《荆江分洪大特写》进行中的某日晚上，我与荆州地区各县市文联主席正要入席参加荆州龙舟文化节晚宴，地区文联副主席韩晏清同志跑来要我救个场——去嘉宾席陪徐迟和他的夫人，这次又给了我一个向徐迟当面汇报《荆江分洪大特写》的机会。



《荆江分洪大特写》图书封面

《荆江分洪大特写》比当初《荆江潮》，受到更大更广泛的支持。湖北省委宣传部将其列入了全省的创作基金项目，长江文艺出版社再次列入重点选题，省新闻出版局邱久钦局长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荆州地委还向长江文艺出版社写出了详细的审读回复，时任公安县委副书记王跃进同志热心地要去请省委领导作序。关于序，我先是请的徐迟老师，最后落实的是“长江王”林一山同志。

《荆江分洪大特写》在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中面世，在全国第九届书市上受到关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展示区，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并拿了起来。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文艺出版社等，联合在我母校华中师大科学会堂隆重召开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大文学院张永健教授主持，王庆生校长亲自到场。我至今还记得一长串出席会议的名单：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李宏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成绥台，省文联党组书记

记李传锋，女作家叶梅，省作协副主席刘富道，公安籍专业作家陈应松，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周季胜，《当代作家》编辑部主任李正武、责任编辑阳继波，武汉大学教授熊礼汇等。还有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山西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我华中师大中文系72级的同学雷召海、杨建国等。

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报刊电视的报道，以及专访、转载、连载一时连篇累牍，这里难以一一列举。不过《长江文艺》杂志刊发的华中师大文学院吴建波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我至今还记得标题：《人与自然的现代史诗——读李寿和的荆江分洪大特写》。按当时的评价和舆论阵势，加上版本装帧设计也很大气，《荆江分洪大特写》获个省奖是完全可能的。但结果没有，确切地说是没有报奖。这是因为要赶九届全国书市，不免校对出了问题，武大熊礼汇教授在研讨会上当场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以后的《共和国没有开闸》（《荆江分洪大特写》续篇）再度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校对、版式都做得不错，也就同时在广东湖北都获了奖。不过又因为一个缘故，《共和国没有开闸》也未能上报全国性奖项。本来奖不奖是无所谓的，只是《荆江分洪大特写》关注者太多了，有个交代当然更好。

说到这里倒是想起两件令人欣慰的事：2021年的某天——算来《荆江分洪大特写》已出版二十多年了，手机突然收到广州小女婿嘉文的微信：爸，我们在番禺区图书馆看到您的书了。我问哪本书？又收到一张借阅单照片，正是《荆江分洪大特写》！恰好不久，我接受“广东省作家协会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摄制组采访，要求围绕代表作《荆江分洪大特写》《共和国没有开闸》《三袁传》展开，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本就拿起《荆江分洪大特写》，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荆江分洪总指挥唐天际，“长江王”林一山……使几位年轻的“广广”摄影摄像师，听得津津有味。

陪在身边的小女儿曦林说，每次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场合听老爸讲长江故事，都为老爸骄傲。

我说，应该是为老爸讲的故事骄傲，为荆江骄傲！为长江骄傲！